

谁在前世约了你



shui zai qianshi
yuele ni

盼十年渡，百年枕，千年缘。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梁祝化蝶早已不知所踪。

何百源 李兴海 等著

月焰

第五辑

Yueyan

有生，没来世，本以为就这样忘记了。

今生的一次邂逅，定然孕育前世太多甜蜜或痛苦的回忆。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谁在前世约了你



shui zai qianshi yuele ni

何百源 李兴海 等著

月焰

第五辑

名家名作

经典范文

Yuey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前世约了你/何百源, 李兴海等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6

(月焰; 5)

ISBN 978-7-5104-1875-4

I. ①谁… II. ①何…②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448 号

月焰 第五辑 谁在前世约了你

作 者: 何百源 李兴海 等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封面设计: 红十月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 编 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张: 17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875-4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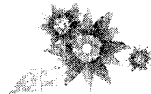
contents

鹧鸣的回声	何百源	1
画家的两个妻子	何百源	4
代写情书	何百源	7
老钉公身世之谜	何百源	10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记得我	李兴海	13
不是每种爱都会让人心疼	一路开花	18
四季歌	铁凝	20
风中的99封无字情书	陈晓辉·逆枫	25
你好，她是我的兄弟情人	陈晓辉·逆枫	30
流年里的薄荷香	陈晓辉·枫	35
送你一百个香吻	王晓宇	40
葵花地	积雪草	45
项链	陈永林	52
水水悔婚	陈永林	56
爱是一枝盛开的百合花	周莹	59
花丛里的爱情随着蜜蜂飞翔	周莹	64
泪眼中，你出嫁了	周莹	70
妹住长江尾	周莹	76
桃花湖里桃花粥	周莹	82
不是你的情敌	邹当荣	89
谁是谁的最爱	邹当荣	95
谁是谁的归宿	海棠依旧	102

一九九二年的那场雪	海棠依旧	105
情殇	海棠依旧	108
意乱情不迷	海棠依旧	111
迷恋婚纱照的女人	海棠依旧	114
倒霉的约会	海棠依旧	117
爱了就爱了吧	紫兰紫兰	120
李之仪的爱情绝唱	李良旭	125
那缕吹过脸颊的玉兰花香	李良旭	130
阳光女郎	霞光满天	137
你的声音像鸟鸣	霞光满天	144
咖啡色的爱情	霞光满天	154
可不可以没有爱情	刘清山	160
那一场南辕北辙的青春伤痛	刘清山	165
我一定要娶你	刘清山	169
没有你我会疼	刘清山	173
没有人敢淘汰她的爱	刘清山	177
秋风秋雨的爱情	夏天	181
永远的栀子花	夏天	188
一场爱情的病	夏天	195
城市边缘的鼓手	肖学文	204
菩提会不会寂寞	肖学文	214
飘逸的雪花	李勇	227
爱我的女孩，你好吗？	李勇	230
冬瓜姑娘	卢世龙	232
等待一朵蔷薇再盛开	侯拥华	244
被丢失的手帕	侯拥华	249
驿动的心	侯拥华	256
刻在掌心的名字	侯拥华	260

鹧鸣的回声

何百源



何百源：男，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 200 多万字，已出版文学著作 5 部。有作品入选大学、小学教材并译介到国外。作品 2 次获佛山市“五个一”工程奖。连续五年获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评奖百佳作品奖。数十篇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年度最佳作品和全国重点选本。2006 年 6 月评为首届“全国最受读者喜爱的故事家百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到云南省从事森林勘察设计工作 20 年。现在佛山市文化部门供职。

他叫石诚，36 岁，是青樟市樟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经他审结的民事案件数以千计，著有《民事审理百例》等专著，是法院系统一位年轻有为的人物。

然而，至今他仍是一位光棍汉。

蓦然回首，他往往感到自己的爱情生活一片空白。是对事业过于执著地追求？是人生路上知音难觅？还是……这一切，他没多想，也不愿多想。他总是默默地等待生活的恩赐。

有人说过，特别热爱生活的人，生活中往往没有特别的嗜好。石诚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如果说收听电台专题节目也算是一种嗜好，那么他的嗜好仅在于此。

那是一年前的中秋月明之夜，他和朋友们赏月后回到清冷的套间，一种孤寂感情悄悄袭上心头。他打开收录机，希望有点抒情乐曲帮助排遣一下心中的落寞感。

从收录机里轻轻流泻出来的，是一位女播音员陌生的然而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声音。她正在和一位因父母感情破裂而得不到家庭温暖的女中学

月
焰



生倾心交谈。石诚听了一会，感到这一类话题与自己关系不大，然而播音员委婉动听的心音却深深吸引住他。

他翻开广播电视节目报查找良久，才搞清这是鹞鸣小姐主持的“寂夜心曲”专题节目。在这个时间段里，由鹞鸣小姐与一位位来信诉衷情的听众倾心交谈。

从此，石诚喜欢上了这个节目。不论工作多忙，也不论出差到什么地方，每晚他都守候着子夜到来，以便聆听鹞鸣小姐的心曲。有时，他因工作连续熬夜，而完成任务后早早入睡，也得让闹钟准时将自己在这个时间唤醒。

他敬重鹞鸣小姐知识的渊博，举例的精当，谈话的丝丝入扣。她常常将自己摆到当事人的位置，然后就是设身处地的心声的流露。她用爱心去解人心结，给失意者以直面人生的勇气，伴蹒跚独行者同步，使徘徊于十字街头的人心中有了主意……

子夜，正是好眠时，收听“寂夜心曲”的人只是很少很少，然而那都是一些特殊的人啊！

由清纯委婉的嗓音，石诚一次又一次地在心中勾勒鹞鸣小姐的形象。他坚信，只有冰清玉洁的丽人，才有可能发出如此婉约动人的声音。

一天晚上，他突然产生了一见鹞鸣小姐的渴望和冲动。

当“寂夜心曲”节目刚结束，他就骑着摩托车飞一般冲到电台，向值班员说明了身份，要求一见节目主持人。

鹞鸣小姐赶到值班室。石诚一见，一个在脑海中长期勾勒出来的理想化的偶像顷刻幻灭。原来，鹞鸣小姐是一位受到过毁容的三十多岁的大龄姑娘……

过了许久，《青樟市广播电视报》上一篇题为《她嫁给了广播事业》的文章吸引了石诚，文章一角配有一幅光彩照人的年青姑娘的照片。石诚感到影中人十分面熟。哦，想起来了，是他在心中日夜描摹的鹞鸣小姐的风采。

这是梦吗？

不是的。



七年前，鹧鸣姑娘刚从广播学院毕业，分配到市电台来当记者。一天，电台接到一位名叫巧萍的姑娘的来信。信中说，数月前，在父母牵扯下，她与一名男子相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她感到这个男子人格卑劣，心胸狭隘，相互之间培养不起感情，于是提出分手。但男的却用尽种种手段进行逼婚。巧萍姑娘希望电台为她这个弱女做主。

电台领导派鹧鸣去调查这件事，帮助调解纠纷。鹧鸣赶到时，只见那男的手持一杯稀硝酸，对巧萍威胁说：“如果不答应我立即成婚，我要让你永远嫁不出去！”

鹧鸣急得没法，好言相劝那男的放下硝酸，有话慢说。但那男的哪里肯听？他再次强词夺理：“再不答应，有你好看！”

巧萍姑娘说：“越是逼我，越不答应！”

那只罪恶的手，将一杯硝酸泼出去了。

千钧一发之际，鹧鸣姑娘扑了上去，目的是想推开巧萍姑娘。结果，一部分硝酸溶液溅到了鹧鸣那如花似玉的脸蛋上……

从此，鹧鸣姑娘原先的男朋友离她而去。

从此，她不再考虑婚嫁之事，将爱，无私地奉献给每个寂夜难眠的听众。……

读罢这篇文章，一张原先风化成了碎片的幻想中的美神偶像，在石诚的脑海中倏忽复原，那便是登在《青樟市广播电视报》上的鹧鸣姑娘七年前的玉照！

石诚捧着报纸的手不由地微微颤抖起来。

当夜，时钟敲过12点。他将收录机的音量调得很小，一股空谷鹧鸣般悦耳和谐的女声，轻轻地、轻轻地回响在这温馨的卧室。

这一回，石诚没有听清鹧鸣小姐倾诉了些什么，他用颤抖的手抽出纸笔，伏案疾书起来：

……多年来，我一直无法给“美”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如今，我从一个高洁的灵魂得到了答案。你曾经拥有过美丽，并将永远拥有这份美丽。让“寂夜心曲”永远陪伴我吧。今夜，我写下这人生第一份情书……

谁在

首
世

约
了
你

画家的两个妻子

何百源



池光汉是美术学院六十年代中期的毕业生，专攻油画，前些年已获副高级职称，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美展并多次获殊荣，出版过专集，有的作品被国外博物馆收藏。

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家庭生活却充满危机感。他是六十年代末期结婚的，妻子金谷比他小两岁，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是学高分子物理学的，在某研究所任职。

按理说，这是一个事业型的家庭；彼此都受过高等教育，应该很和谐美满。但实际上，问题也许就正是出在这里。

光汉酷爱绘画艺术，一有机会就出外写生。藏北高原，新疆葡萄沟，长江三峡，黄河古渡，万里长城、冰城、敦煌莫高窟，杭州西湖柳岸，天涯海角，九山十八岭……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计划中，他还要走几十个地方，矢志不移“历尽祖国名山大川”。他常想，要是有一个“贤内助”，将家务、孩子管得整整齐齐，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地将行囊一背，走南闯北，那该多好！

可实际上很难办得到！

因为金谷也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子。她整天关心的，就是她的“课

题”：追踪科研动态，做实验，写论文……生第一个孩子时，产假还未满，她便丢下孩子去课题组。那时夫妇俩的工资加起来也还很少，请不起保姆，光汉没法，只好一手抱孩子，一手握画笔。后来要出外写生，干脆将孩子寄养到农村父母家。

光汉每次出外写生归来，家里冷锅冷灶，桌上椅上的灰尘厚得可以用手指写字，到处是散放着的科技情报和科研资料。他懒懒地找张椅子呆坐一会儿，懒得开火，干脆跑到饭馆草草吃上一顿，又一头扎进单位的画室。

孩子长期寄放农村，缺乏父母之爱，祖父母过分溺爱，因此变得粗野，不爱读书。光汉的父母不断来电说管不了……

光汉后悔了，感到自己一个事业型的知识男性，真不该找一个也是事业型的女性，“同性相斥呀！”他自言自语，说罢苦笑一下，摇摇头。他们夫妻之间隔阂越来越大，彼此可以沟通的时间越来越少，终于在孩子满9岁那一年平静地分手了。金谷连孩子也不要，孩子仍然寄养在光汉父母家里。

家里没个女人总不是办法。经不住热心人士的“外引内联”，在分手后的第三年，光汉续娶了一房女人。

她叫翠芳，比他小10岁，中等个子，属于那种发育得很好却不懂得修饰打扮的女人。过去她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遇上“文化大革命”，接着是下乡，10年后回城，在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天天就重复着那乏味的工序。可是，她总不厌倦这枯燥的劳作，总希望多加班，多赚几文加班费。

翠芳与金谷相比，情形正好相反。她除了上工就待在家里，哪也不去。一天三餐弄得井井有条，桌椅板凳抹得一尘不染。有时晚饭做好了，光汉还未回来，她便一边打毛线，一边静静等他。他回到家，总是歉意地笑笑，发誓说以后准时回家。可是第二天却又回得更晚。不过翠芳从不唠叨他。

日子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着，时间长了，他又觉得欠缺了什么。

有一次，光汉完成了一幅乡情画《野渡》，送展前拿给翠芳看。她看了老半天，突然问：“你天天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就为了画这个吗？”

他自信又自负地点了点头。

她指着客厅大挂历上一幅彩色摄影说：“你为什么不去学照相？照相比这省事多了！”

光汉突然感到仿佛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周末之夜，光汉带翠芳去欣赏交响乐团演出。开始时翠芳静静地听，慢慢地，她趴在前排背上睡着了。光汉摇醒她，问她是不是不爱听？她说：“光唱不演戏，没看头，还不如在家看电视。你爱听就听吧，我趴着睡觉等你。散场时你再叫醒我吧。”弄得他再没兴趣看下去，等不到散场，叫醒她一道回家去了。

转眼到年底了，要搞大清洁。翠芳在阁楼、床底下清出了许多旧报纸、旧挂历，又见柜顶放着几捆白纸，打开来只见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线条，寻思可能是一些过时无用的草稿纸，于是与旧挂历捆成一大捆。年底是收破烂的旺季，“破烂王”成天走街串巷不停地吆喝收旧报纸烂胶鞋酒樽……她噤里啪啦将这堆“废纸”卖了。

光汉下班回到家，见一屋子亮堂了许多，知道她辛辛苦苦扫了屋，又感激又欣慰。可是，他突然望见柜顶空了，一问，才知多年来出外写生的结晶，竟然成了废纸，落得个回炉化浆的下场，一时间眼圈都红了……

据说，搞艺术的人特别需要知音，特别需要有人欣赏自己的作品，这样才会有灵感的爆发和才智的升华。可是，这一切，在这个家庭都不存在。当然，他们的婚姻还是持续下来。因为错了第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否则，岂不成了“离婚专业户”了吗？

不过，闲下来时，光汉爱静静地思索。世间上，十全十美的婚配恐怕是不存在的。眼下的翠芳尽管不可能成为知音，但作为知识男士，需要有人管温饱，需要有人管住个家。做到这些，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贤内助”了吧？

代写情书

何百源



那时候，我们在边疆的大山里搞地质勘探。单位里有一位叫阿福的湖南籍的司机，年纪在30出头。人倒是个挺实在的人，可就是长相太差，且文化程度也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产生过一个疑问：像他这副五短身材，当初为什么竟也能拿到驾照？

有一次，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阿福近段时间情绪低落。支书说，要命的是阿福的工作非比寻常。他常常拉着一车人在悬崖绝壁的公路上转，要是他一走神，全车人的小命都得打水漂。

支书又说：也难怪，阿福都30出头了。人家命好的，孩子都会上街打酱油了，可他连女孩子的边都没挨上。他也是个七情六欲健全的人啊！

我抬起头，直视着支书，意思是：这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支书说，组织上也够关心阿福的了，给他介绍过几个女孩子，可都是才见过一面，就没了下文。

支书说，得找一个一时半会见不着面的，先通过书信打动对方的芳心，到了她欲罢不能的程度才让他们相见，加上“组织上”帮忙撮合，说不定这样能成。

这时我才明白，支书和我说这么多，是为了让我代写情书。

月
焰

可是，情书写给谁呢？

支书说，以前听阿福流露过，他挺欣赏他家乡供销社的那个20出头的营业员芙蓉。接着，支书就将芙蓉的模样从头到脚描述了一遍。

于是，我就开始替阿福炮制情书。情书首先说明，我（阿福）与芙蓉是同乡。我每年从边疆回乡探亲，都见到芙蓉，只是处于“单相思”，不敢与芙蓉说话。

要知道，那时候不像现今开放，遣词、造句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能打动姑娘芳心，又不能让她有“小资情调”之感。

一连去了几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我们几个人就碰头分析：存在几种可能性。其一，芙蓉已有心上人，不再考虑其他；其二，山长水远，芙蓉没见过阿福，更谈不上了解，等于口袋里卖猫，有哪个姑娘肯贸然托付终身？其三，……

结论是：即使芙蓉已有心上人，只要生米未成熟饭，仍有成功可能。为了让她明白阿福是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要附上他近期获得的奖状。

于是我就更卖力地为阿福炮制情书。

不久以后，原先墨黑的天空出现了一线光明：芙蓉来信了。信很短，说愿意交往一位革命同志，同时提出索要阿福的照片。

好在她并非提出要全身照。于是阿福去照了若干张半身相，挑其中最好的一张寄走。当然，也附上我为之代写的一封情书。

不瞒您说，当时我也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愣头青，没谈过恋爱，是个“新手”，只是我从小爱读小说，其中关于男女情爱的章节，记得那么一些。

不过，最终起作用的，我猜想是那些情歌。

边疆不但矿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是情歌的富矿，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

就拿我其中一次引用的一首情歌来说吧：

我在山顶上走/要的是雪莲花/没有雪莲花/别的杂草我一株也不要；
我在山腰上走/要的是紫檀树/没有紫檀树/别的杂树一棵也不要；
我在山脚下走/要的是金达莱/没有金达莱/别的杂花我一朵也不要。

在这首情歌的基础上，我又为他添加了：你就是我心中的雪莲花，你就是我心中的紫檀树，你就是我心中的金达莱。要是没有您，别的女人我一个也不要。

其实，最终打动芙蓉的还不是我炮制的情书，而是芙蓉的一位女友。

那位女友有一天读到了那些情书，对芙蓉说：如果有人给我写这么可心的情书，只要他是个活人，我就嫁给他！

后来，婚事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为了迎接芙蓉到边疆来成婚，全大队停工2天，用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夹道欢迎她。婚后，阿福小两口闹过别扭。有一天芙蓉高兴头上，背诵了当初以阿福名义写给她的情书中一段“杀伤力”很强的情话。而老实巴交的阿福却懵然无知。经芙蓉一“审”，终于穿帮。

不过，由于木已成舟，加上阿福确实是个知冷知热、懂得疼惜妻子的人，芙蓉从心底爱上他了。

老钉公身世之谜

何百源



这是珠江三角洲腹地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小镇旁一处荒僻的野地里，有一间板皮搭成的四面透风的小屋，住着一位老铁匠。

老铁匠的话很难懂，显然他不是土生土长本地人。但他从何处来，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立足？大家不知道，连上了年纪的人也说不清楚。

从来没有人能搞清楚他姓甚名谁，于是当需要提及他时，就称他“钉公”。因为他每天的营生，就是用风箱拉旺焦炭炉，打铁钉。

他只打一种铁钉，方条形的，带一个钩状的钉帽，水乡的人一看都知道，这是用来修造木船用的。除此之外，钉公不会打造其他铁器。

他的木棚里，到处堆放着铁钉。有的堆放时间长了，沾了水汽，就锈迹斑斑。钉公说，那不影响质量。

钉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他用那只旧得发黑的瓦锅，在铁匠炉边煮饭，饭水快干时，再放进几条青菜，连饭带菜一起焖熟。到开饭时，撒进一点儿老酱油，一股浓烈的饭焦香，便弥漫在荒地的周围。

南方的冬天不太冷。虽然钉公的木棚是四面透风的，可由于火炉全天24小时总是不熄的，因此木棚里总是暖融融的。钉公的床，严格来说不是床，只是用板皮钉起来的一张尺把宽的长凳子。夜间，钉公就在这“床”

上歇息，白天累了时，就半蹲半坐在这长条凳上吸一袋旱烟。吸旱烟，这已是钉公最大的生活享受。每当这时，他眯缝着双眼，让悠悠心事，掺和着淡紫的烟气徐徐飘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钉公的生意是不错的。那时水上人家多，每年入冬之后，都要将船拖上岸来，翻个底朝天，晒干、修补、上油……

改革开放以后，水上居民逐渐上岸生活，木船越来越少，有时十天半月都没一个人来买钉。

已经上了一把年纪的老钉公，依然每天都打钉不止。他总是早早就起床，拉响那老风箱。坐在火炉边上的那把老式水壶，很快就冒出了白色的水蒸气。

不过老钉公的力气差了，手脚也慢了。但不管怎么说，他依然每天都打铁。很难想象假如有一天不打铁了，他的命运将会怎样。

钉公的木棚里，到处都堆积着铁钉。显然，他每天打钉不止，不是为了换取金钱然后买米维生，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需要，套用一句用得很滥的时髦话说，他是生命不息，打钉不止了。

钉公经历过好几次人口普查。那些人口普查员真被钉公难住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然，大部分调查项目是空着的，最后只好将他归到“其他”那类人中去。

只要有人上门买钉，那天便是老钉公的节日。他已不计较价钱、斤两，他总是笑逐颜开，示意你拿吧，拿吧，管个够。倘若你说带不够钱，甚至没带钱，他也无所谓，笑容一点不减。

直到最近，钉公一位50多岁的堂侄子，历经万苦千辛，从老家广西西部驮娘江畔出发，逐镇逐村寻遍了整个西江流域，终于寻到了这位堂伯父。堂侄子根据上一辈老人留下来的话说，老钉公原先姓刘名水养，原是生活在驮娘江一带的水上居民。临近解放那年夏天，水养17岁，与另一位16岁的水上姑娘喜结连理。按理说，他们应该将木船翻修一新再办喜事的。可就是没钱置办船钉、桐油灰和桐油，只买了一张红纸、一挂鞭炮，因陋就简将喜事办了。没想到，半夜里山洪暴发，猛烈的洪水将破旧的木船掀翻了，整只船散了架。水养从梦中醒来，一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促使他

谁
在

前
世

约
了
你

在水中挣扎，抱住一件破船板随波逐流……

几天之后，已经昏死过去的水养被水流推到一处岸边，被这个小镇纯朴的居民救起，并为他搭了一间栖身的木棚。

因为买不起船钉，一个家就这样没了。

孑然一身的水养，从此以打制船钉为生。他将毕生的爱，都一锤一锤锻进了能铆起一个个家园的铁钉里。